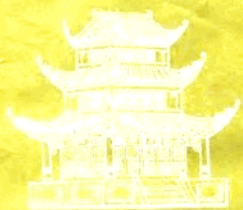


1407



第二辑

贛州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赣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目 录

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善后工作的回忆……………~~王中仁~~（1）

忆长征中乌江抢架舟桥的战斗生活……………~~赖如波~~（9）

拂晓前的战斗……………~~庄诗椿~~ 谢永华（11）

赣州解放前夕江西钨锡公司职工联谊会的斗争
……………高 经（41）

赣州解放前夕防护团的斗争……………刘荣亮（50）

忆国际友人——艾黎同志在赣南……………兰祥麟（55）

忆东南“工合”在赣南的活动和作用……………孟受曾（61）

忆聂耳在东京的一次演讲……………魏 晋（68）

日寇窜犯赣南蒋经国高飞远走……………金千里（71）

蒋经国在赣南的轶事……………李皓白（78）

对蒋经国在赣南的几点印象……………胡文杰（83）

蒋经国先生与赣县粮食公卖	黄汝璠 (85)
血腥的“一·一五”	徐浩然 吴识沧 (89)
抗战末期至解放前夕赣州报业的盛衰	李振亚 (96)
解放前赣州小学教育简述	本会文史办 (101)
赣州竹木行业史话	卢其樵 (112)
赣城“府义仓”	岳山飞 (118)
补白:	
赣州商会救火会	谢宇扬 (67)

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

善后工作的回忆

王中仁口述 邱启瑞整理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倾注全部力量“围剿”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一

为了做好红军撤离苏区的善后工作，党中央研究确定留下几名熟悉情况、办事能力较强又可信赖的党员去完成这项任务。其中有安置几位中央领导的家属老小、处理笨重物资和架设浮桥等任务。党中央分局考虑我当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苦力委员会委员长，又是赣县水西人，熟悉赣南情况，语言方便，决定我不随军行动，留在苏区，负责安置家属老小和处理物资等工作。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逼近福建古田，形势严峻。我也知道任务艰巨，危险性大，自己又没有文化，担心搞不好。经中央领导耐心教育，才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时留下的有十多人，如全总组织部长、全总女工部长、农业工会副委员长等，随即到中央分局办事处报到。

十月十八日，中央分局办事处负责人项英、陈毅找我谈

话。项英同志说：“我们已和有关同志研究了，决定派贺怡到赣县去。那里是个半红半白的区域，容易长期隐蔽下来，形势好一些就开展革命活动。”又说：“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大，清剿严，你留在瑞金不合适，决定你回原籍去。你是当地人，情况熟，语言方便，便于隐蔽下来，坚持斗争。经我们商量，在途中，贺怡和你装扮成‘夫妻’。你在家未婚，你俩回赣县老家去，村里人不会怀疑的。这个主意是伯坚同志提出的，经毛泽覃同志同意的。”陈毅同志接着说：“赣州的工人运动，在陈赞贤同志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有利条件很多。”还说：“你又兼苏区造船厂的主任，我们造了三百条木船，准备分散到赣江去，又抽调一部分木船到于都、瑞金、会昌去，用于搭浮桥。并把苏区留下的一百多名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条船上当工人，隐蔽下来，待机进行对敌斗争。希望马上把他们分派下去。”

十月中旬，随着形势变化，中央分局办事处搬到于都宽田，项英同志又找我询问了浮桥架设和一百三十名党员分散到船上去的情况之后说：“兵工厂的许多机械和被服厂六百多台衣车（缝纫机）以及后方医院带不走的器材，通通要找个适当地方埋藏下来，要在月底办完，不能留给国民党军队。”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很快召集几百名工人将机器、衣车、器械等物资，抢运到于都、瑞金、会昌三县交界的“石门”深山峡谷中埋藏起来。这时，从盘古山又运来一批钨砂，也运不出去，只好就地理掉。

二

不几天，我在瑞金石景山又见到了毛泽覃同志，他在问

了我处理物资的情况之后说：“我们红军独立师（毛泽覃同志是师长）马上要撤离苏区，到武夷山去打游击，你们留下来的同志，担子可重啊！一定要处理好留下的机器物资和三百多条船。贺怡同志（毛泽覃夫人）身怀有孕，不能随军远征。还有贺怡的父母（贺焕文与胡氏），因年纪大，更不能远征。经过研究，一起到赣县隐居。若形势好转，你们就要做好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我都牢牢记在心里。

当时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已到瑞金的沙洲坝、于都的水头圩等地，局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到处张贴标语：“人要换种，草要过烧，石头也要过刀！”这时中央分局办事处又迁到于都县禾丰。原来分散在两百多条船上的二千多吨钨砂，由于形势吃紧，运不走了，只有就地处理，派人掩埋了。至于几百工人，则每人发给银洋五元，分到船上工作的上船去，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去。

三

贺怡同志有孕，还要在苏区农村爬山越岭，走村串户，积极从事“扩红”宣传工作。由于过分劳累，造成早产，生下一个女孩，按父意取名毛雪英。另外还有两个小孩，都急需安置，一个是贺子珍同志之子（即毛泽东同志之子），大伙儿叫他“小毛”，已有三岁，长得天真活泼，聪明可爱；一个是刘伯坚同志之子，取名刘豹子，也有四岁。几经大家商议：“小毛”托咐其保姆刘锡福领回福建老家去抚养，当即派人护送；刘豹子安置在赖文达同志船上。赖是瑞金县武阳人，是个好党员，以“父子”相称，带回武阳去了。毛

雪英刚生下不久，从瑞金云石山的庙里护送到会昌的白鹅渡口，再转送到全苏总工会通讯员刘木生的长兄刘老大的船上。刘老大之婴儿夭折，其妻愿为雪英做乳娘。当晚开船，由刘老大带回会昌洛口家中抚育。后因刘老大孩子太多，没办法何又转送到瑞金沙洲坝红军家属杨某家。

至于贺怡同志及其父母的隐蔽，我们按上级安排，选了三条较好的木船，每条船上派了党员船老大和两三名党员船工。其中赖芝湖同志（原是瑞金武阳党支部书记）先将其妻子送回家，另作安排。于是，贺怡改名为胡招娣，与赖芝湖装扮假夫妻，同船下赣。为了统一口径，就说赖芝湖在外地结婚的，男女双方婚前议定，供养女方父母。所以贺父焕之和贺母胡氏，另乘两船一同下赣。我因另有任务，暂不下赣，就由赖芝湖同志去完成我原来担负的一些任务。三条船白天前前后后分散航行，晚上靠拢，便于作应变商量。

船到于都县梓山石灰窑下安全停靠后，即与设在梓山附近的红军联络站取得联系。站长黄跃亮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封锁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时机再走。”并立即上禾丰办事处汇报护送情况。中央分局项英和陈毅同志听了黄跃亮的汇报后，联想到贺怡同志走时仓促，没有开具组织介绍信，预料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就立即派我携带介绍信赶赴梓山，将信件交给贺怡，并要我转达项英同志的嘱咐：“到赣后可与赣县河西支部取得联系，他们会很好安排你们的。”项英重申到赣后的任务之外，还强调说：“胡招娣的真实情况，绝不可外传，若他人问及，只说是同事的家属。这应作纪律对待，切记。”交待完毕后，我就弯路经于都的花桥回白鹅去进行架设浮桥和疏散船只的工作。

两天后，国民党军队从梓山过河，把护送贺怡等三条木船全部拦截，船上的稻谷和钨砂洗劫一空，还把贺怡同志及船工多人抓去。消息传到分局办事处后，待派员到肇事地点，这时贺怡同志等已经脱险回船。询问之后才知道，由于贺怡同志的机灵与敌舌辩周旋，在两天的审讯中毫无破绽，敌人抓不到任何把柄，始得脱险，还取得了放行便条。大家心情由忧变喜，起锚开船，一直到赣州东门的磨角上靠岸。

四

到达赣州的第二天，先由党员刘家发到水西去联系，找到了我的胞弟王木生同志，再经木生与河西支部取得了联系，也就找到了赣州西津路的福裕泰染布店工人、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同志，商妥接待等事项。贺怡同志装扮一老嫗，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头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相见。交谈中问清情况后，才出示介绍信。在王木生、何三苟的陪同下，他们沿河边直下，很快就到了水西龙庄上王木生家。贺父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大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木生与何三苟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会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你俩是土生土长的，情况熟悉，想想办法吧！”何三苟接着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惯叫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否拜她为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久居于她家。”贺怡考虑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龙庄上王家与“胡招娣”相识。经过一番寒暄，

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就拜李母为干娘了。贺氏三人就搬到水西石人前村干娘家去居住。

五

日月如梭，不觉数月，形势趋于好转，贺怡同志又找何三苟等同志研究。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做些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以便从中发现、培养可靠的基层人员和贫苦农民，按党员要求，逐步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经过做工作，发现胡子寿是当地联保主任，贫苦出身，是清末的破落武秀才，倾向革命，能办些好事，在老百姓中有一定威望。民间遇有纠纷，非找他调解不可，大家很尊敬他。为了慎重起见，贺怡决定对胡子寿进行考验。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即苏区农业工会的李文堂在去福建执行任务时被捕，经不起严刑拷打，就泄露了毛泽覃的妻子贺怡到赣州隐蔽，与何斌接头的情况。国民党电告赣州当局，即将赣州福裕泰染布店的老板和何三苟抓去。该店老板与警备团的赵团长是福建同乡，暗地花了一笔钱，取保出了狱。但何三苟还身陷囹圄。为了营救何三苟出狱和考验胡子寿，贺怡就通过王木生去找胡子寿这个联保主任出面做保，说何三苟不是何斌，何三苟是我们乡里人，谁都知晓。他以联保主任身份具保，终于将何保释回家。幸喜李文堂不知贺已改名，也不知何斌即何三苟，才免遭其祸。贺怡为了安全着想，又与胡子寿等人研究，迁到赣县石灰山的成坑，住在原来的一户大地主遗弃的一栋大厦东侧两间破屋里。成坑是离赣州城三十多里的偏僻山庄，消息闭塞。为了沟通情报，又要确保安全，派了一名党员黄跃亮（后叛变）明为代购生

活必需品，实为单线与何斌联系。经过多方了解考验，大家认为胡子寿出身贫苦，有较高的觉悟，能团结群众，基本符合党员条件，就于一九三六年春，发展他为党员。随即又在湖边岗边堆村，经过考察了解，先后又发展了李声洪（公开身份为甲长）、曾元吉（公开身份为保长）为候补党员（即预备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岗边堆党支部，由贺怡同志亲自掌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经贺怡同志提议，党支部决定，在赣州水西街上开设一家水酒店，作为联络站。这时，正好我已回家，便由我当老板，定名“三合顺”水酒店，很快就开业了。它靠河边，岸上河下，来往人多，赣州人习惯喝早酒，一时生意兴隆。在这种掩护下，我们加强了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发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并把那些政治可靠、有较高觉悟的贫苦同志，经过考察了解，逐步发展为党员。从一九三六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在水西各村先后发展了党员约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如：湖边、龙庄上、岗边堆、佛岭背、石人前、桑莞下、刘家坊、黄沙桥等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会。

贺怡同志仍以“闺女”身份深居山坑指导战斗。当地几位长老，以“闺女”天资聪敏，和霭可亲，懂礼貌，有涵养，见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产生了“怜悯”之心，要为“闺女”作伐，牵线联姻。贺怡同志迫不得已，又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堆村的三经堂，住在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当时，庙内有一斋公，行迹鬼祟，不大可靠，安全难以确保，就由胡子寿去安排，把原庙里的斋公与沙地的一位罗斋公对换。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母也吃斋信佛，就

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一直隐蔽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一致抗日，在我党的倡导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月间，项英、陈毅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住在赣州城内中华大旅社（现在的东北路红旗商店处）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国民日报》上，贺怡也就很快得知这一消息。大家欣喜若狂，好似重见天日，旋即随何斌同志等人来到中华大旅社，陈毅同志会见了他们，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与组织发展工作汇报，得到了陈毅同志的赞扬。陈毅同志与贺怡同志患难重逢，热泪盈眶，有着说不完的别后艰苦斗争生活和人心向党的动人情景啊！随着革命的需要，贺怡结束了在赣州的斗争生活、重新回到了红军部队。

贺氏父母年老体弱，不能随女从军，但在当地人面熟悉，相处亲近，就留在岗边排。一九三八年二月，贺父焕文病故，墓葬于原住宅附近后山上。其时，项英、陈毅、杨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知噩耗，因公务不能亲临吊唁，各凑了壹百银元作为丧葬之用。贺氏亲生儿子贺学敏（原红四军池江办事处主任）专程来赣治丧（现贺父墓冢仍在原地，保存完整）。一九八四年清明节，学敏同志曾来扫墓，缅怀父亲。贺母胡氏丧偶，翌年，由组织派人护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现已寿终。

追溯往事，历历在目。值此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择其片断，撰写成章，以为纪念。

忆长征中乌江抢架舟桥的战斗生活

赖 如 波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开始了新的长征，只要发扬红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五月，党调我到瑞金中央红军特科学学校学习工兵技术，后来就分配在工兵营二连。二连是架桥连，一、三连为爆破连和土木连。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终于失败，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工兵营由前卫团——二师四团直接指挥，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我们经过半天的急行军，就顺利地到达距乌江一百余里的猴场。这里的群众听说红军来打王家烈、侯之担，笑逐颜开，非常高兴。当天晚上是除夕，以往我们在苏区，每逢春节、“八一”，苏区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敲锣打鼓，肩担手提慰问品，与红军部队举行联欢，十分热闹。这天晚上，虽然是在长征途中，形势险峻，但各连仍然聚在寒风怒吼的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举行晚会。不过，这个晚会的内容与以往不同。大家聚在篝火旁，畅谈经验教训，展望未来，互相激励斗志，表示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架设舟桥任务的决心，乌江虽险，亦挡不住铁的红军，我们决不是第二个石达开。架好舟桥，强渡乌江，到遵义、桐梓过新年是全体

干部战士的一致心愿。

由于形势紧迫，我们连夜抢架舟桥。但因为水深流急，冲力大，又无先进架桥器具，只凭几把锯子斧头，所以，浮桥架不到江心，就被冲垮了。阴历正月二日凌晨，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猴场。他命令说：“追踪我们的敌人（指薛岳的部队）离我们不远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而坚决地架好舟桥，越快越好。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过江，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势就将更为严峻。”我们架桥连全体同志表示不惜流血牺牲，坚决立即执行这个命令。

当时三九严寒，朔风凛冽，江水咆哮，天空阴霾，时而大雪飞扬，时而冰珠纷落，干部战士冒风雪，斗严寒，砍竹的，运竹的，扎竹排的，往返穿梭，日以继夜，心中只装着一个“桥”字。大家劈波斩浪，把一批一批的竹筏架设起来，眼看已架设到江心，殊料敌人一阵密集的子弹和炮弹击中刚刚架起一半的竹筏浮桥。破散的竹排随着咆哮、湍急的江水向下游飘流。同志们不气馁，又重新组织强大火力掩护，继续架桥。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被敌人炮弹打坏了一部分竹排，再砍竹子扎排时间不允许，就向当地老乡借购门板来架桥。为了按时完成架桥任务，确保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安全渡江，战士们浸泡在刺人肌骨的冰水里，浑身透湿，争分夺秒，忘记疲劳，不知苦累，按时架好舟桥，乌江天险终于被我红军突破，甩到身后了。

当薛岳的部队追到乌江边，浮桥已被我们烧掉，我们也已跃马乌江百里以外。敌人只好望江兴叹，追忆他们妄图凭借乌江天险堵截歼击红军的南柯黄粱了。

谢宇杨整理

拂晓前的战斗

——赣州地下党斗争片断纪实

庄诗椿、谢永华

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二十九日为春节，二月五日立春，立春的前几天，赣州的气候和暖如春。立春后两日，气候骤变，细雨霏霏，寒风凛冽。虽然国民党政府当局一再告诫“莫谈国事”，但是市民在围炉闲谈时，“共军会不会渡江”的问题，仍然成为千户万人窃窃私语的中心话题。从报纸上知道：蒋介石已于这年元月二十日“毅然引退”，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职权。李宗仁表示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是”，于是近来报纸上一面连篇累牍地刊登和谈官样新闻，一面又吹嘘长江天险固若金汤，有英美海军相助，“共军过不来”。似乎江南还是他们的乐土，以此欺骗群众，安定民心。可是翻开最近的报纸，看看这些新闻：

“政府南迁事，1月25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

“粤赣湘剿匪总指挥叶肇调任广州警备司令，空缺由六十三军军长刘栋材接任。六十三军副军长郭永镇、赣南师管区司令刘仲荪任副总指挥。决定加紧组训民众，加固赣州城防工事，赣州四周，增建碉堡。碉堡建成后将用炮轰，以试验其抵抗力。”

“陆军第三编练司令沈发藻中将决定将司令部设在赣

县，负责赣南一带的部队训练。”

“赣州镇政府推行一甲一伍运动，规定由镇自卫队选拔干部，每甲抽壮丁三至五人编为一伍，进行军事训练。”

“赣州镇政府推行纵横连坐法：（一）甲内居民通匪、济匪、窝匪，图谋不轨，甲长及甲内居民知情不报者，甲长及甲内居民与通匪者同罪。（二）同在一甲，某户受匪掳劫，而邻近各户不予救援或知情不报者，以通匪论罪。”

欲盖弥彰。人民群众心里明白，国民党和谈是假，内战是真。赣州已经嗅到火药味了。

（一）

赣州这座古老的山城，是江西通向粤、闽两省的南大门，地据要冲，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赣州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掀起过轰轰烈烈地工农群众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州城虽然是中央苏区中的一个白点子，但这里党的地下工作却十分活跃，从兵运、物资等多方面给了苏区巨大的支援，在反围剿斗争中有它出色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共赣南特委领导赣州人民奋起救亡，支援抗日前线，当时这里成为东南抗日前哨的重镇之一。解放战争方兴，我东纵部队挥师北上，重新点燃了红色赣粤边区的革命烈火，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数千健儿，战斗在三省接壤的丛山峻岭之中，不断地给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国民党赣州当局虽然采取严格封锁消息，歪曲报道游击队的活动等卑劣手段，企图掩盖事实真相，但我游击健儿的胜利捷报，却不胫而走，希望的曙光透过重帘，照亮了山城

民众的心扉。

就在这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胜利形势下，作为赣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赣州市，国民党的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三编练司令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和江西省政府，以及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简称青年救国团）相继迁来赣州，白色恐怖严重。而赣州已多年没有我党的活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五岭地委决定开辟赣州城市工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共产党员彭克祯从广东风尘仆仆地来到赣州，他是按照五岭地委指示，到这里建立立脚点，开展创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彭克祯原是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学生，解放战争初期就参加地下学联，从事学生运动，有较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和青年运动经历，他是江西泰和人。起初他在香港接受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分配，前往驻扎在广东和平县九连山区的粤赣湘边纵队工作，当时边纵负责人黄松坚考虑赣南工作急需开展，认为彭克祯条件适合，遂将他分派到五岭地委去工作。几经转折，彭克祯来到南雄打米坑五岭地委驻地。当时南雄和赣县的两个县城还尚未建立地下活动，游击队曾多次派人潜入，都因人地生疏，难以立脚而折回，五岭地委石丛山见彭克祯是江西人，曾在赣州读过书，有许多开店的同乡和同学关系，条件适合，便于隐蔽，因此，决定派他前去赣州一带开辟地下工作。规定任务为：第一，想办法找到立足点，站住脚；第二，发展组织。当时党中央公布了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在赣州以新青团的名义进行活动，发展团员；第三，筹集资金物资；第四，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第五，搜集敌

情。石丛山嘱咐彭克祚在赣州站住脚后，应从大余、信丰、南康等靠近我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打开局面，这样，便于取得联系，支援我游击队，即使在地下斗争出现异常情况时也易于撤退。

彭克祚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商人，由五岭地委派人护送进入了南雄县城，住进泰和同乡郭隆钩开的茂隆商店，很快就同原来的两个地下党员接上了头，恢复了南雄地下党的关系。接着，他便秘密地去了一趟广州，经过中山大学爱国民主协会的同意，把爱协成员王纲、庄诗椿、郭隆钰转移到南雄和赣州从事地下工作，并通过他们又动员一些进步同学来赣州工作。郭隆钰回到南雄后建立了南雄县城通向游击队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彭克祚随即离开南雄乘车来到赣州，径到水东大码头4号找庄诗椿。庄诗椿寒假回家，过了春节，本想返校，突然接到王纲来信，知道彭克祚将来赣州，他暗自思忖，必有新任务，便在家等候。彭克祚见庄诗椿后，说明了来意，接着将小皮箱打开，拿出几本书，庄诗椿接过一看，封面印的是《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中国之命运》等，翻翻里页，却夹着《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献。彭克祚微笑地说起今天从南雄到赣州，路上曾被国民党军警五次拦车检查，打开箱子，他们看见带的全是孙中山和蒋介石作的书籍，又看到彭克祚西装革履，便挥手放行。庄诗椿告诉彭克祚：眼下赣州风声很紧，年前赣州国民党抓了一些商店学徒，据说是共产党。彭克祚分析说，目前赣州还没有我们的党组织，那里来这许多共产党？这可能是敌人神